

來到邊境

鐘喬

當樂生調養院，已成是現代化最後一份祭品，在捷運工程的終端，面臨被移除的命運時，邊境家園醒著數百名蒼老的靈魂，以及，眾生的吶喊...。

來到邊境，來到生存的邊境，
來到地鐵的邊境，地圖上，
得以標誌的共同記憶，
都漂白過後的衣裳，
都存放在油桐漆亮的展示櫃裡。
歷史清冷，國家的意志
隔著迷霧般的玻璃，
向世人宣告神聖的占有。
這些都已在現代化的旅程中，
一一輸進公民的文化想像裡。
不要懷疑，民主就像花邊的裙擺，
地攤、夜市或精品消費，都有得買。

那麼邊境的民主？如何秤斤論兩。
一幢幢殖民時期的灰白樓層，
留下一疊疊的汙名，稱作病歷。
穿越那道白色簷廊，突而
時間在截肢的末端結痂

張不開無語的嘴，朝天

問著：還要囚禁我們多久呢？

這裡是病院，以麻瘋之名，

將流離的桿菌驅離，而後集中，

趁寶島發財的霓虹夜晚，

趕緊烙下罪名，予以隔離。

遺忘，就是通往天堂的路。

如果，遺忘是通往天堂的路。

為何，怪手開挖沉寂歲月？

條條捷運打開市場筋脈，

塵土飛揚時，七十出頭的順伯仔，

一早從後山的靈骨塔，親眼

望見久違的大炮坑，回頭，

在簷下暖暖的被窩裡，取出

一瓶金門高粱。喝著，用曲扭而蒼老的骨頭，

喝著隔海囚禁的鄉愁。他先是問，

如果，遺忘真是通往天堂的捷運，

又為何將遺忘關進孤寂的病房，

後來，他拉長的臉，像一面抗爭的旗幟。